



小波

□赵瑜

前几天去看外婆家的老房子，路过楼下窄窄的老街，忽然忆起儿时的伙伴小波。

在孩提时代的我眼中，小波算得上一个奇人。他是“杨白干”的儿子，“杨白干”是卖白酒的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南岸铜元局大田坝上街除了国营副食商店，没有什么铺子，所以“杨白干”的店铺前很热闹。当年“杨白干”30多岁，但面相很老，有皱纹。他带着儿子小波一起从永川来，租了小街角落的低矮砖房，门口歪歪斜斜地挂一块小黑板，用粉笔写着：永川高粱白酒。

在我们小孩子眼里，这个小酒铺是片乐土。酒铺门前是一块院坝，种得有方圆十里唯一的一棵老桑树，会结出很甜的桑椹。还有两张石头桌子，无论下力人还是好酒的街坊，都喜欢聚在一起喝酒。小波跟我一年生，那时8岁多，但是明显比我能干。我外婆常常表扬：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你看人家会卖酒，会数钱，还要自己洗衣服。”真的，穿得破破烂烂的小波竟很爱干净，衣服洗得发了白，拖着个扫把忙前忙后。但我佩服的不是他勤快，而是他的胆子：他敢一把抓住正在织网的模样狰狞的大蜘蛛，咯咯笑着把它扔到地下一脚踩死；还敢把偷油婆弄到火上烤，神秘地问我们敢不敢尝一点；蚱蜢就更不用说，把肚肠一扯烤得半生不熟地就大嚼。看到我尖叫，他就很得意。

在我枯燥的小学时代，小波是给我带来很多快乐的伙伴，他有很多“创意”：比如用未剥皮的胡豆当身子，红色的野果当眼睛，蕨类植物叶子当尾巴，就做成一条漂亮的金鱼。不知道从哪里搞到几颗蚕卵，非要我用小人

书跟他换，一本书换一颗，我觉得他很狡猾，但是仍迫不及待地换了来，于是那些日子，他就天天主动攀上桑树，为我摘下十几张嫩绿的桑叶，我们一起看蚕儿沙沙地吃。蚕儿长大，他像宝贝一样要了去，随时帮我盯着，直到结出雪白的茧。因为有了小波，有了这些蚕子，让我对生命有了全新的探索，有了一个难忘的春天。

他没有读书，我教会了他写自己的名字。这点他很感激我，还约我有空就教他看小人书里的字。我送他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小波就这样慢慢地认识了不少字。在我幼小的心中，小波只是放了一个漫长的暑假，总有一天，他会背着书包，和我一样坐在课堂里。

可有一天，他忽然离开了。走的那天我在上学，回家时发现院坝空空，再也听不到小波咯咯的笑声了。后来听外婆说才知道，小波的妈妈好像是个“疯子”，有一天出了门就再也未回来。有人说看她向重庆城里方向走了。“杨白干”就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，带着小波一路找来，走到这里歇个脚，边卖酒边打听小波妈妈的下落。这回估计是有点消息了，所以不会长住。

自此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小波。长大后的有天晚上，重读《闰土》，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他，想起童年时与他玩耍的情景，眼眶竟然潮湿起来，也不知道他找到妈妈没有，现在过得好不好，他知不知道，我一直在后悔当年没有把他喜欢的那个文具盒送给他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南岸区文联)

知了的声音

□莫测

夏日里，像安了生物钟一样，晨曦初露，知了们便从树林草丛之中准时醒来。它们不洗漱不化妆，像勤奋的歌手，面对莽莽群山，迫不及待地开始吊嗓练功了。

经我仔细辨听，“知了”在不同的气候，甚至一天之中，其声音都不是一致的。

“眯眯—眯眯—眯眯—”这是知了清晨的叫声，是知了在燥热的清晨发出的叫声。其声音细密、连续、雄浑，像大合唱，像百鸟朝凤，有组织有气势地连成一片。把整座山都唱响了，轰鸣了，闹嚷了。这种声音预示着那天不是闷热难当，就是大雨滂沱，其准确性不亚于天气预报。

在知了的鸣叫声中，偶尔会传出“叮叮叮，叮叮叮”和“叽叽叽”的声音，那是小鸟和蛴螬的声音。如果说知了清晨的声音是一首晨曲的话，那么小鸟和蛴螬的声音就是它的伴音了。

天，在知了的叫声中醒来；云，在知了的叫声中醒来。紧接着，太阳、大地，以及熟睡的人们，都在知了的叫声中陆续地醒来。俄顷，奇迹发生了：叫着叫着，知了像得到了命令，陡然停止了鸣叫。刚刚醒来的清晨，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宁静肃穆的长夜。是知了叫累了，还是收工回家了，抑或遭遇了什么突发事件？不得而知。

知了知道：凉爽的清晨瞌睡香。所以，在凉爽的清晨，知了绝对不会聒噪，它们都悄无声息地静默着，沉寂着。无疑，知了是不忍心打扰人们香甜的睡梦。只有那些鸟儿不懂事，照样“叽叽喳喳”地叫个不停。

烈日当空的中午，或久旱不雨的苦夏，知了会放开嗓门，从早到晚声嘶力竭地大喊：“热呀热呀热呀，热—热呀热呀热呀，热—”那是知了在求雨。我们可以从知了那如泣如诉、嘶哑枯槁的声音中听出焦虑，听出祈愿，听出呼唤。

酷热稍减的下午，林中偶有三两只知了“拽拽拽拽拽拽—你—拽拽拽拽拽拽—你—”地叫唤。声音时断时续，不成气势。与清晨那漫山遍野的吼叫声比起来，就略显孤单了。但是，那“你—拽”之声又让人忍俊不禁。

“吱—吱—吱—”这是从楠竹林中传出来的知了的声音。它一口气吐了31个清晰的“吱”字，比蒙古长调还长。间隔45秒，它又以同样的方式鸣叫开来。把云叫散了，把天叫蓝了，把风叫得逃之夭夭了。可其它知了却听之任之，熟视无睹，没有一只去附和，去逢迎，去响应，似乎它的叫声与己无关。

我钦佩那只孤傲而自信的知了。我睁大眼睛四处搜寻，欲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，却始终没有如愿。“它在哪里呢？”我想着，顺手捡起一坨石头掷向楠竹林，受惊的知了拖着长长的尾音展翅而遁。猛然间，山野便静若止水，不但没了知了的声音，还没了鸟儿、蟋蟀的声音，只有一种朦朦胧胧、混沌沌沌的，类似于影院的环音在耳畔萦绕、律动。那是什么声音呢？是山脉的声音？大地的声音？还是知了的袅袅余音？

夕阳西下之时，知了的声音开始多元化。有的像鸽哨“呜呜呜呜呜呜”，有的像蛙鼓“咕噜咕噜咕噜”，还有的像山泉“汨汨汨汨汨汨”。但是，不论哪种声音，都是纯净的，清亮的，透明的，空灵的。都是以峰峦为词，以溪流为曲，以林木为琴，以雾霭为景，共同演绎的炎夏之音，天籁之音。

知了的生命只有15天左右。但是，在有限的生命里，知了的声音总是那样乐观开朗，那样激情四射，听得人热血沸腾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两江新区公安分局)



西施面馆的两个美女

□向墅平/陈建素

在我工作的小镇，有一家面馆。本没招牌，煮面的俩少妇，人生得美，文静优雅，又待客热情。某天，一顾客顺口叫了声“西施面馆”，立时博得在座食客一阵赞赏之声。于是，“西施面馆”的招牌，便逐渐在小镇传开了。

小镇民风淳朴，是个宜居之地。我常常在“西施面馆”用餐，渐渐地与俩美女熟悉起来。

在用餐的同时，我们常常有一句无一句地攀谈着，很随意亲和的感觉。很多时候，下班回家，我路过面馆，见馆内无客人，也喜欢进店与俩美女聊聊天。通过深层次的交流，了解了她俩的有关情况后，我发现中华传统美德在俩美女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老板小菊，如菊花一样，不畏人世风吹雨打，兀自优雅地过好每一天，“耐寒唯有东篱菊，金粟初开晓更清。”人如其名；帮工小荷，如荷花亭亭玉立，暗香盈袖！叫客轻声细语，万千柔情。

小菊夫妇本在外打工，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10多年前，有一天，父亲忽然打来电话，说婆婆中风住院了。小两口急急忙忙赶回家照顾婆婆，寻遍了市内外大医院的名医。最后决定动开颅手术，总算把命抢了回来，但医生说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话语：“病人终身不能下床，吃喝拉撒都要人护理。”此时公公已年过七旬，一人在家照顾婆婆肯定不行，小菊夫妻俩决定双双回家，照顾父母。时间一长，全家的生活咋办？小菊决定在小镇开家面馆，一边照顾婆婆，一边维持家庭正常开销。

由于要照顾婆婆，女儿也只能在小镇读小学初中。在这近20年里，夫妇俩忙前忙后，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、养育女儿，一边开面馆挣钱。夫妇俩的辛苦也有了满意的收获：女儿最终大学毕业，成为一位高中教师；

婆婆的病，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。

小荷为外地人，在广东与丈夫相识相知相爱。婚后，每年只是春节回小镇与丈夫小住几天。10年前见婆婆一天天老去，又时常生病住院，自感家里要一年轻人撑起才行。于是毅然决然只身一人回来照顾一家老小。一边在面馆打工挣钱，一边照顾老人、养育小孩。

近十年来，婆婆隔三岔五生病，小病门诊，大病住院，多次转院到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治疗，都是小荷一人跑前忙后。平时就在面馆干活，婆婆生病住院就请假，好在个体面馆务工请假很方便。近三年前，婆婆年老因病医治无效，先后逝世。小荷以弱女子之躯撑起一个家，让婆婆安心平静地走完人生路。

为了照顾婆婆，俩儿子也只能在小镇读小学初中，大儿子前年考入重庆一所职业院校，小儿子今年考入市属重点高中，小儿子上高中时，小荷可能也要离开小镇，毕竟城里就业机会多一些。

“西施面馆”两个美女的事迹深深感动着我，以及几乎镇上所有的人：百善孝为先，要及时行孝。她们行走在小镇上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她们的美，由内而外闪烁着动人的光芒。虽然镇上不止一家面馆，但很多食客都喜欢光临“西施面馆”。或许，除了她们人美又好客，面条味道也不错；恐怕，还像我一样，喜欢和她们攀谈，听听她们背后感人的故事吧。

“西施”的美称，既是人们对两位女子美丽气质与真诚待客的认可，更是对她们传承中华孝道美德的赞赏。“西施面馆”，让小镇平添一份诗意，也是小镇口口相传的一张名片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武陵中学)